



饶雪漫作品

SHARON
WORKS

超值精致附赠电影《温柔》
有氧少女「小桂纶镁」清新出演

日
日
情
歌



明白了爱的意义，才会有放手的勇气。



译林出

「文字女巫」饶雪漫爱情小说二十年首度精选
那些情歌没有治愈你的 这些文字能

饶雪漫作品

SHARON
WORKS

唱 日 情 歌

明白了爱的意义，
才会有放手的勇气。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唱情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9

(饶雪漫爱情电影系列)

ISBN 978-7-5447-3211-6

I. ①唱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8745号

书 名 唱情歌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连若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900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40千字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211-6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你还记得吗，是谁陪你唱过情歌
在你最孤单寂寞的年纪



目录 | Contents



7	唱情歌
83	边走边爱
138	爱的代价
158	野百合也有春天
173	星星堆满天
192	十年
204	独角戏
213	附录：情歌没有告诉你



唱情歌

我们并没有分开

因为我说再见的时候你听不见

上集：你给我的爱像趟慢火车

(1)

半张凌乱的草稿纸，一瓶冰激凌味道的营养快线，两首梁静茹的新歌，三四张空白的考试卷，七条未发出的短信。

这些是我，在高三某个周末的夜晚所有的关键词。

脾气越来越大，记性越来越坏，痘痘越长越多，心事越变越杂，梦想越来越远。

总的说来，那个时候的我，生活像一摊死水，乏善可陈。

我不在乎自己不好，可我老担心别人觉得我不好。在我的字典里，那个叫“自信”的词游离不定，一会儿呆在首页，一会儿又被无情地删除。

压力最大的时候我曾想过消失，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随便做点啥都好。只要可以逃离考试和所有的不快乐。

当然这些都是想想而已。

我仍然每天乖乖读书，三点一线，奋不顾身，浑然忘我，孜孜不倦。尽管在高一下学期我就明白了，在强手如云的天中，想要出人头地，简直比中头彩还要难。

但再苦再累也得拼，这一切只因为我太想到北京去读大学。

差点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小时候叫秦苏，我爸姓秦，我妈姓苏，很没创意的一个名字。后来因为身体一直不好，三天两头进医院，算命先生说五行缺水，我妈就给我改了个名，叫秦淼淼。

但方蹭蹭说我缺心眼，应该改名叫秦蕊蕊。

我的同桌方蹭蹭不瞎说就会死掉，我原谅她。当然方蹭蹭不是她的原名，她原名叫方俏俏。因擅长蹭吃蹭喝蹭牙膏蹭草稿纸甚至蹭卫生巾而得此大名。奇怪的是，这个贱人喜欢死了自己这个外号，书上，本子上，甚至饭卡上签名都签得堂而皇之龙飞凤舞，生怕别人不了解她这一项特殊技能。

虽然我们还算好朋友，虽然我们偶尔也交换秘密，但我一直没告诉她，我也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外号：小秒针。

全世界，只有你叫我小秒针。

小秒针，小秒针。每次听到你这么叫，我就对自己说：死掉了算了。

如果哪天我们不在一起了，真的，死掉算了。

(2)

七条没发出的短信，当然是给你的。

第一条：数学只考了六十七，沮丧。

第二条：去听一听梁静茹的新歌哦，我觉得每一句都是我唱给你的。

第三条：我不是美女，我没有钱，但也不要做你的朱丽倩。

第四条：我在食堂吃饭，你呢？不要为了帅光顾着减肥，一定要按时吃饭，照顾好自已的胃哦。

第五条：我想你了。

第六条：你想我吗？

第七条：我学会了做栗子蛋糕。如果我考不上大学，你会不会养我？不过就算你不肯养我，我也一定做栗子蛋糕给你吃。

这些短信委屈地躺在我手机的发件箱里，发不出去的原因很简单——手机欠费。

这个月的短信真的发得太多了。我银行卡没钱了，支付宝没钱了。就算我省下生活费，学校小店的充值卡也卖光了，老板娘说，周三才能来货。

我宿命地想：这样和你失去联系，是命中注定的吧。

只是我不能确定，没有我的消息，你会不会牵挂我。

还是你和我一样，已经习惯了每晚这时问候，如果收不到，会睡不着，收到了，才会捏着手机安然入眠呢。

虽然你回答“是”的可能性近乎于百分之零点零一，但请允许一个临近高考的女生弱智一点，天真一些吧。

今天阳光很好，空气很稀薄。我在公用电话前站了很久，还是没有给你打电话，因为我怕你忙，我怕你会不接，我怕你如果不接或者匆忙地挂掉，我会悲伤地当众哭出来。

关于我们的一切，我总是那样的没有把握。

我甚至做过一件最弱智最天真的事，就是在没人的地方扯光了一根树枝上所有的叶子，只想验证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。

爱我，不爱我。爱我，不爱我。爱我，不爱我。爱我，不爱我。

这背地里无聊的游戏我玩得不亦乐乎，当了面却连问你的勇气都没有。

(3)

回想上一次见面，还是在两个月前吧。

大年初二，我们两家聚会。一屋子的人，你一直在房间里讲电

话，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出来。我旁边的位子空的，你坐下来，夹了一个可乐鸡翅给我，责备地说：“瘦得不像话了，要多吃点。”

你妈妈立刻喊道：“看看你自己，一把排骨！还好意思说人家森森。”

我妈妈就笑着说：“那能一样吗，咱尚弼是靠这张脸吃饭的，他要是胖了，公司和经纪人也不会答应的啊。”

“纠正一下，我不靠脸，靠歌喉哈。”你看我一眼，咧嘴一笑，夹一大口菜放进嘴里。

那顿饭大家一直在聊你，聊你的演艺事业，你给你爸买的新车，还有你们家计划中的别墅，大家都说，从来没想过家里会出一个明星。是的，明星，Star（明星）。拥有万千的粉丝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尖叫，每日可挣得一大桶金。

两年前因为你执意要去参加那场选秀而哭得快断气的你的妈妈，此时此刻眉飞色舞妙语连珠。过去那些所有的不快乐，都被你今日的光芒统统掩盖，从此十全十美万事妥贴。

你爸提醒你：“尚弼，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去惹娱乐圈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不要让我看见关于你的任何绯闻！”

你妈护着你：“那些都是炒作！”

“我不会的。”你保证说，“我就想把歌唱好。”说完你飞快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才转过头看你妈。我真怕我脸红穿帮，只好跑去洗手间。

还记得你哭着对我说：“我太爱唱歌了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我绝不轻易放弃。”

还记得去上海参加选秀的路费，是我拿了我平时攒下的零花钱，专程跑到南京，偷偷塞到你手里。

还记得送你到人来人往的火车站，你俯下身，吻了我的额头，对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的我发誓：“小秒针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！”

还记得你进入前十的那一晚，我跪在阳台上，点亮蜡烛，虔诚地替你许愿。

还记得你夺冠的那一夜，我们两家一行六人组成的亲友团开赴上海，我却紧张到只敢呆在宾馆里看直播。

往事历历在目，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

你也一样深深记得，我相信的呢。

那天吃过饭，趁大人们聊天打牌，我们来到你的房间。

你送给我你刚出的单曲碟，封套上的你真好看，我因激动紧张而词穷，没法形容，反正就是好看死了。我盯着看了半天，然后笑着要你签名，你重重地打我的头一下说：“找死啊！”

我要闪，你却伸出胳膊轻轻地揽住了我，轻声问我：“小秒针，你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好啊，很好啊。”我把头点得像小鸡啄米。

其实我撒了谎，当我的尚粥变成很多很多人的尚粥后，我一直就没有好过。

(4)

尚弼，今天下午我逃课了，你一定猜不出我去了哪里。

我去了我们老家后面的那个小公园。

那年夏天，我刚考上天中，而你高考失利，只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专。偏偏坏事成双，你妈妈被检查出得了子宫癌，你爸爸陪她到上海治病，你只能寄居在我家里。那时候你成天不说话，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听音乐。我好不容易给你买到了你最喜欢的达明一派的旧CD，里面有你找了很久的歌《十个救火的少年》。你却随手把它插在一叠卫生纸里，说你有空再听。

某个黄昏你从家里走出去，什么话都不肯对我讲。

等我找到你的时候，发现你在小公园的池塘边蹲着，身边是一些散乱的酒瓶。

天好暗好暗了，像块黑海绵，还在不停地把光吸到另一个世界去。我带着恐惧的心情拖了你半天，你都一动不动。我真怕你想不开，一头栽到池塘里去，只能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你。

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，你的身体烫得像块被煮过的石头，可我却一点也不想松开，满头大汗也不想。

“我好饿，”你气若游丝地说，“我想吃我妈做的栗子蛋糕。”

你喝得太多了，我不敢把你带回家。我松开手，蹲在你旁边，把那些鲜绿色的酒瓶排成一个圆圈，一个微笑的嘴角。你没空欣赏我的艺术天赋，而是忙着把酒瓶一个一个丢进池子里，可它们却并不沉下去，泊在水面上静静地呼吸，像偷窥着什么似的。

你捡了一根树枝伸进一只酒瓶的瓶口里说：“你说这里面有没有鱼？”

“池里应该有，可瓶子里怎么会有呢？”我认真地回答你的傻问题。

“不知道鱼怎么接吻？”你好像在自言自语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个对我而言很有尺度的问题，你已经凑过来，吻了我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不是没有思考过关于“初吻”这个问题，但它真正发生的时候，却跟我想像中有着千差万别。

尚粥，不那么美好的。

所以，不好意思，直到今天我还在为此感到遗憾。

我总是不止一次地去猜想，如果那天你没有喝酒，会不会让那一次稍许美好一些呢？

不过如果你真的没有喝酒，你还会不会用力地抱着我问：“小秒针，万一我没有妈妈了，你做我妈妈好不好？”

你还会不会用唇反反复复碰过我脸颊，反反复复求我：“小秒针，你不要离开我。”

这些事，后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再提起过。

我曾经跑到“百度知道”去问过一個比你那个关于“鱼”的傻问题还要傻的问题：人会不会记得自己喝醉后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？

答案自然毫无意义，因为有人说会，有人说不会。

方蹭蹭朝着我大吼说：“白痴，你不能当面问那个王八蛋么？”

她只知道我讲的是初吻，但不知道我讲的那个人是你。

她要知道她会疯的。

你是方蹭蹭的偶像，她整天以和你是校友为荣。

她说她存够了钱，就穿着天中的校服去北京看你的演唱会找你签名。

她还问我去不去。

尚粥，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？

(5)

那天晚上，在学校餐厅吃饭。

很巧，那个悬挂着的液晶电视上正在放你的采访。食堂里很吵，电视声音也很小，我坐得很近也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，于是只能看字幕。

那个主持人问的全是弱智问题。

问：你觉得自己红了么？